

法  
盒  
文  
鈔

卷上



09516

續金文鈔



先緒元年冬  
月開雕

慎齋詩文鈔敘

仲兄既沒余求其遺藁兒子潛以寫本交子孝威寄余蘭州余屬施孝廉補華校字周編修崇傳覆審畢寄王觀察加敏刊之鄂中余兄弟三人侍先公讀書比長不名他師長伯敏能文蚤卒先公傷之故課仲季書不如伯之嚴詩古文令略識塗轍而已不責其專且工也道光十二年余與仲兄同舉於鄉出與諸老先游嘗以文學竊時譽中間課徒自給去家輒千百里不嘗聚處歲晚歸輒出所著錄相眠或談

國故指列時事不欲使外人知也朕學求心得不尙苟同

慎齋文鈔卷上

嘗各持所見相辯難得失未析輒斷斷朕余所學不逮兄遠甚兄於余所業亦少許可每劇談竟夕爭駁不已家人乃溫酒解之酒後或仍辯難或遂釋朕雖諧語常露憨態回思多可笑者時事方棘兄處弟出蹤迹不可合并同治六年余由閩浙移督秦隴兄攜子渾眠余漢上相持而泣時兄病嗽久肌膚銳減飲饌量腹而後進余則誦兄所作詩文侑酌娛之兄喜每盡一觴帳下健兒環聽相睨而笑蓋非復曩者送疑推難誼競之態矣兄詩尙樸忌巧務苦吟爲古文辭先根柢後枝葉漸進於作述之林眠時流少當意者晚研天文家言於中西法各有所取其推步占驗

有應有不應兄不輕爲人言或有言余亦未能遽省也工  
四體書亦不常爲人作晚年所愛少子渾赴禮部試病歸  
數月歿兄旋以哭子過哀病遂不起自兄云亡喪子孝威  
兄子潛筭學甚邃亦能文章相繼而逝計吾父諸孫存  
者惟伯兄嗣子世延兄子澂及孝寬孝勳孝同五人而文  
學可期成就者已喪三子矣摧折之慘猶幸兄不及見余  
所爲敘兄詩文涕泗交橫不能自己者也適奉出塞督師  
之

命啟行有日和淚書之

光緒元年十一月初七夜懷弟宗棠謹序

慎齋文鈔卷上

湘陰左宗植仲基父著

讀五代史周臣傳論

周世宗英武明睿五代之季號爲令主卽位七年之間西取秦隴南下淮右北收瀛莫三關自五代用兵所未嘗有也河東十一州如黑子著面耳然而王朴獻策以謂當時維吳易取并必死之寇可爲後圖朴誠明於當世之務者哉推朴策周氏用兵設施之序後西北而先東南巴蜀江淮財賦爲天下雄幽并北綴契丹累世常制中原之命唐晉覆轍其效既然况劉崇割據之始其事異於九國周漢

慎齋文鈔卷上

之際人所難言向使聽李驤之計竟斷盟津天下事未可知也知遠旣無德澤可延於後世劉崇又非大有爲之才然且宗國淪亡稱元召虜國賊家讎師興有名高平之役世宗親軍督戰狼狽瀕危終其世勝敗相半豈順逆之理果足以相抗與抑亦強虜應援之果可恃與夫五代自唐晉以來其貧敝亦甚矣而唐晉以來其畏契丹亦至矣惟先取吳蜀以實中原則國本先固而以河東委契丹使北面而承其虐則契丹旣不能踰河東以蹂躪中原而我得從容以收其富強之實河東又以款輸契丹之故日削月弱而亦漸懈其闔閭讎復之謀是旣以河東扼契丹又以

契丹牽河東然後以我之強攻彼之弱以我之饒摧彼之瘠以我之一擣彼之併做而承之縱而爭之攜而傾之怠則操之上兵伐謀計無逾此至宋太祖之世未有以易此策故五代之時契丹最強惟周宋之際不被其禍然則朴之爲利於中原者顧不大哉夫五代以來人才難矣如郭崇韜桑維翰輩皆各負其權謀智數以希世取資成功名然要其始終皆詭亂失正或躬嬰禍滅不能自拔無足道獨朴遭逢得君得以盡其才不規規於一時之策其他所規建皆不苟歐陽氏云王朴之才可謂能矣諒哉

譚君御垂家傳

慎齋文鈔卷上

二

譚君光祜字御垂江西南豐人父尙忠吏部侍郎乾隆朝巡撫雲南有清節君蓋其仲也性明敏慷慨多節弱冠從塾師受舉子業非所好也入資爲府掾屬補順天房山縣丞連試大邑至輒辦初試治房山房山人業煤窯者穿穴谿谷歲久基介不復識別訟興前後十數令不休君爲親行壑窟中卽地剖劃人人各得其故畀稱勤察焉商民楊某者擁巨資素豪猾乾沒竄民馬駝運居利因詭稱給役工部不赴縣徵故事工部取馬有定數且部牒不徑行縣會君以公事取某馬若干頭不數日有工部使持牒詣縣爭馬色甚厲君固知其詐坐聽事面詰之執其人而杖之

裂其牒某竟服罪給役如故事乾隆五十九年大吏以君最薦補成安縣知縣引

見時父侍郎公以部職當侍班

高宗指謂侍郎公曰此汝次子耶稱好者再然君雖以大  
臣子受異眷又智數過人而器識沈亮未嘗以才地高物  
至於作吏辦事於民間之疾苦規制之善弊與夫胥吏之  
媮謹窳良虛哀孳孳綜察如不及務於便民奉國而止而  
要以廉愛爲飭已蒞下之法先是直隸行省南四府值  
車駕行幸州縣除道供張經費所出取給地畝畝錢三十  
及君治成安綜覈會計杜禁侵墨減什之八焉民甚使之

慎齋文鈔卷上

三

其他如馬峯票劈柴票諸陋規制民飽役悉用屆革奸徒  
斂戢刑訟以清成安稱治是時磁州內黃臨漳之民或隸  
本郡或隸他行省聞鄰令賢往往以事就君伸理君形容  
樂易雖職所不治必委曲開譬疊疊無倦色嘉慶改元丁  
侍郎公憂以前令積欠誥誤稽故成安人感而憐之爲釀  
金薄償乃得就道烏虜以君之治行廉愛侃侃焉爲人之  
所難爲且奉法堅毅不爲利疚威恤求之古人蓋未多讓  
潛身僚末不究所施惜已服除赴官卒以前事格廢身爲  
廉宰數十年貧不得擔石之儲妻子老弱至無以存卹而  
君遂怡然困厄以待沒也悲夫君卒於家時年五十又八

子來榮清白有父風且好學能詩文

贊曰乾隆朝士大夫頗以豪贍相優矣而南豐侍郎譚公以廉正名歲己丑余客寶慶太守譚君子受清儉著聞每宴集談讌極歡而食品不過五器蓋侍郎公家法云太守爲君異母弟且爲言侍郎公巡撫安徽以忤和珅奪官事白復起而君尹大興時以挾優人杖和珅閹人旣而珅亦未之誑也語云千尺之桐傍無曲枝諒哉

贈于渥然南歸甯親序

國家之政內自六部尙書通政大理察院以下各率其曹屬而謹其案牘者胥吏也外自司道守令以上臨之以督

慎齋文鈔卷上

四

撫而習其掌故者今世俗所稱幕友也胥吏賤薦紳先生恥言之幕友在漢唐爲僚佐掾屬特其職在賓友之間而不臣自徵辟之制不行士人之不能以身出治者率佐人以爲治於是合一郡一縣之賦役倉庫獄訟差驛而以一人習之而尤重者唯刑名業刑名之業吾不知其達於古人律中之理法外之意焉否也然而業是者不可以無術焉是故其制行也欲其潔其處心也欲其厚其援据律例取甲事以定乙事也欲其確而審反是則守令聽之監司非之守令受其咎監司聽之督撫非之監司受其咎督撫聽之部院法曹非之督撫監司以下受其咎其爲害也小

反是而守令聽之監司不詰而從之監司聽之督撫不詰而從之督撫聽之部院法曹不詰而從之則天下必有重受其咎者而害滋大矣于君渥然今襄陽太守鄭君之幕中士也歲辛卯余遊襄陽館於太守之廨於是識于君近半歲于君誦法家言數千篇深目多計數太守以刑曹發名能盡于君之才凡太守兩攝武昌再治襄陽所至皆有聲于君有力焉明年春將歸長沙省其祖母王太孺人而上壽焉太守重其才爲文以贈之以道孺人之德無溢辭而更乞予爲之序余意于君之才不終於佐人其必有以身出治之一日爲人親者之望其孫子也顯揚榮令有大

慎齋文鈔卷上

五

且遠余性蠢且拙不能爲諛語以悅人爲述業于君之業者以勉于君卽以爲母壽它日一行作吏於世必有所濟天之所以報施賢母者豈其微哉若夫太孺人之賢與于君之善養太守之文言之詳已予無以易焉耳

上徐熙庵師書

門生左宗植頓首再拜上書 熙庵夫子大人函丈不聆善誘倏匝月餘瞻望杖屨山川悠緬下懷馳仰惟日爲歲伏維夫子大人秉文履實酌古蹈今名行志業卓然時望德聲隆隆不翼以蜚頌者

帝眷東顧大賢行河以西臺之尊宿作東河之保障

朝廷之不以吏事褻公而以水官待公是其垂望我公固有  
大且遠重且專者斯正我公勤思敷歷濟運蘇民帑裕  
河辦還至而立有效之時似聞履置伊始東河大僚禮敬  
優異需之以時月親之以周歷熟之以方畧數年之間山  
東之國必有日異而歲不同者古不云乎使民皆農桑何  
但行治水門下腐生惟有拜手而慶治功之成焉耳京畿  
累月亢陽恆風長夏之初連旬得雨奈二麥失澤半已過  
時見在又屆停賑之期而道殣彌野温疫間作垂死饑夫  
攫金奪餅雖九門車馬之地行路販豎至不忍以拳勇相  
投加以吳楚宋衛連月陰雨齊晉秦趙仍歲歉薄物價踊

慎齋文鈔卷上

六

貴數倍平素時事艱難可爲焦灼長跪問公何以策之宗  
植行年三十矣少孤失學東西遊走貌競浮華以弋獵衣  
食其爲鄙陋不堪復述邇年以來俯仰一室劣足存活一  
身之計可不汲汲頗思謝遠徵遂閉戶考古博觀宇宙之  
大揣摩時事之宜以俸冀他日萬一竭其犬馬之力效薄  
寸於當時其得其失未之或知而窮年湖湘如坐井底無  
識時務之俊傑以與爲師友無連屋累棟之書籍以廣其  
見聞博其參考私心自問恆患志溢而學嗇才疎而術涸  
學孤而意移悠悠之衷其不足進隙於先生長者之前亦  
已審矣倚結未知請益則起不揆迂僭謹效所懷獮颯揚

任 塵馬首南向湖湘滔滔思公千里干冒威尊臨書悚惕不

肥國論

左生之友人張子畏箸理財議陳說甚盛左生病其亟於財而未原其本也作肥國論

天下奚治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不治夫人而知之也天下奚治財有餘則治財不足則不治夫人而知之也古之君天下者惟察吏之難未聞以財之不足爲憂者後世吏治不加修而理財之政則日以詳於是以前帝王之權公卿百職事之眾且才併力以理一國之財而財不足夫財

慎齋文鈔卷上

七

不足則國家一切仁惠之政將不得行而衰世一切苟利之政將不得不行是惡可不預籌之顧籌之亦自有道焉傳曰有德斯有人有人斯有財有財斯有用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漢之桓靈唐之德宗明之熹宗無論已漢元封元光之視高祖孝文也唐開元以後之視高祖太宗也宋熙甯紹聖之視太祖太宗也明神宗之視洪武永樂也自漢唐宋明以來開創之朝國用嘗裕其講功利急財用往往必數傳以後之君夫國家鼎革之始承搶攘凋殘之世滋殖不豐賦役未廣而征伐饜餽之供億賜予蠲郵之稠疊城池宮室乘輿服御百物之用皆創置焉宜其財

之耗矣然嘗攷歷代以來開國會計之數視繼世或省十倍或數十倍或百數十倍者何哉大抵開國之初天子草昧英明其取也雖廉其用也恆儉其兵少而精其吏察而勤其一時公卿大臣皆極一世之選相與堅明約束整齊天下上下之氣常通而虛僞之習不作是故節目疎而名實核人事至而天灾寡無耗財之事而財用足數傳以後海內蒙業文恬武嬉相與屬吏懈憐文飾太平是故吏窳於法弛財蠹於吏惰其所入雖多而其踵增焉驟需焉者至一旦欲爲之限制而不可於是而財用乏匱必至之數與

慎齋文鈔卷上

八

國家承平二百年自

世祖龍興東土混壹中外

聖祖繼之掃除藩氛廓清海寓兵事之棘國用之浩前後數朝所未有然其季年戶庫所存蓋八百萬

世宗之朝西北兩路仍歲用兵季年所存二千餘萬

高宗享國最久戶庫充實存餘至七千餘萬然六十年中征金川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二萬餘里其後平苗勦匪用兵最久措餉亦最鉅至

仁宗之季年存銀乃一千餘萬

今上卽位以來潔己寡欲躬行仁儉罷行幸省織造無玩

好之供無土木之役然十四年之中平回部勦匪賊河防之修塞水旱之蠲卹無經年暴師十萬之事無赤地千里頻歲之灾無大暴大貪吞帑剝民之吏而民生不能無以愁困爲思國計不能無以歎絀爲憂是宜言時事者之汲汲於理財之策哉則有爲開財之源之說進者曰興屯田曰開鑛冶曰勸捐輸夫鑛苗衰王不齊開場置官恐所得不償所費況利端一開滋擾必甚有明天啟之政其效可觀矣開捐誠無損於民然大捐屢開令狎而不勸民輕而不競官滯而不給邸報今歲捐入四百萬南河臣奏銷亦三百四十八萬有奇于家灣決口工程不在此限是捐例

所人才給南河一處之用况無事而計及捐輸一旦有意外之需又將何以策之惟屯田至爲美政在今內地生齒繁庶實無遺利西北口外膏腴曠衍卽如巴里坤天時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及安西哈密一帶屯田計不下三十萬畝兵食兩得功效甚著夫何以不能推廣行之者毋亦以徙民置吏之煩牛具子種之鉅非常之原時俗所畏而任事者又未有趙充國棗祇諸葛孔明羊祜其人是開財之源今日尙未有長策也則有爲節財之流之說進者曰汰八旗之冗食也嚴海洋之厲禁也釐州縣之虧侵也夫州縣虧帑刑章至嚴海禁如銀錢絲米出洋多者罪至論死

而官吏之虧挪銀錢鴉片之私市遂能禁絕乎未必能也  
至輦轂之下八旗環衛固

國家居重馭輕之計然丁口日盛縣官支給日增一日其  
急宜變通之處自開

國以來謀臣策士有以閒散駐防資遣議者有以沿邊興  
屯議者有以安插

興京議者然茲事重大非

朝廷毅然斷之於上八旗之大臣遠謀深慮力行於下則  
終莫之行唯歲出帑金交商營息取給目前而已是財之  
流亦未見其真能節也財之源既未能開財之流又未必

慎齋文鈔卷上

節然則國用果何日而足緩急果何術以濟哉夫醫工之  
療病也見病而治病未有不益病者也君子之圖治也因  
弊而救弊未有不滋弊者也以斂財守財爲理財非策之  
善也不治財而財自足善之善者也是故治天下之道吏  
治修則財用足名實核則吏治修此古今不易之理揆之  
今日則尤急其權責之當事之大吏而其效則責之天下  
之郡守與天下之牧令奚以明其然也鄉之人有素封者  
或問之曰吾非術而致之也吾使長子督農曰汝其謹視  
田若水若旱若蟲賊而少粟者齒吾杖使長婦督蠶唯謹  
使中子督牧曰爾其謹視畜若亡失若殞若病而損衰者

齒吾杖使季子督警曰爾其謹視藏若水火若盜賊若奴婢弊匿而亡吾財者齒吾杖凡一家數百指其畏吾如神畏家督如虎是故嚴而序經而辦久而相愛以和內外斬無耗吾之財而財不可勝用矣天下之患莫大乎督撫不以境內之大利大害爲心而但以始任之甄別數員示告文檄爲整頓守令不以農桑保甲學校爲心而但以催科理刑期會送迎爲能事甚乃因循痿痺虛奉故事今日明知盜魁邪匪而莫之詰異日以軍需請帑矣今日明知隄防水利而莫之修修矣而莫之久異日以蠲豁賑卹請帑矣今日之饋送營求華優嬌妾珠衣玉食異日以虧帑

慎齋文鈔卷上

二

籍沒監追無獲請免矣此其耗財之端爲效遲爲害鉅究其極且爲天下大患有不止於贖財者至於河防之修固鹽政之釐剔兵籍之精核以目前之事計之立法之初何一不當執其咎於吏治者劉晏之行鹽朱子之社倉亦有人斯有財耳士大夫謀人家國值可爲之時不此之留意貿貿焉以其隅論穴見興一切功利之言鴻鶴舉矣而羅者既於藪澤惜夫况夫名實核而吏治修吏治修而人才奮人主又能以英毅仁儉赫然奮發振厲一世使天下激昂於功名雖守文之朝而其精神注厝嘗兢兢如開創之日以斯圖治固所謂環至而立有效者尙何汲汲於理財

之策哉禮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烏虜雖使國家千萬世治平可也

郴州平糶義倉記

代

郴爲州踞衡湘上游山多少田田穀不足食一州之民又山高水駛無渠堰之利以備旱暵值歲歉粒米所入惟仰給衡湘衡郴之交水不能沒石商船載米至者率碩有半而致一或二石而致一蓋郴民之艱食久矣道光丙申余來刺是州下車之始覽山川之狹嗇物產之磽瘠固切切焉心慮之州南郭陳孝廉振玉者才而賢晉謁之次出捐建義倉簿示予予披閱之下見其意良法審區畫井井蓋

慎齋文鈔卷上

十三

師朱子社倉之意而足輔常平義倉之不及者也先是歲甲午郴郡饑衡湘商舶不至市人持千錢易斗米不可得人心皇皇朝不謀昏凡噉藥肆蕙豆苓薯之屬皆盡孝廉亟謁於刺史穆君發積粟倡蠲助一時而官符出二時而春杵具五時而筐囊負擔之物相望也然後市價以平閭里以甯乃孝廉猶懼乎常平官物可偶而不可常也富民蠲助能爲豫而不能爲猝也救荒於臨時不若備荒於平日之爲得也仰縣官以救荒不若人人各自備荒之爲便也遂乃經營倡勸與州中近郊五隅之富而好義者李陳歐曾諸大姓分粟於廡出鏹於益大氏一歲之中所得錢

以文計者凡六百萬有奇所易穀以石計者凡二千二十  
有奇置倉於城西隅而擇鄉人之富實謹飭者司其出入  
焉民輸民管似社倉而不例貸借何防虧折則接濟可久  
也熟糴歉糴似常平而不由官吏何經紳庶則擾累可免  
也總成於儒學何官理則召令便官卑則胥吏謹也司穀  
一年而更替何勤句校杜侵誘也五隅平糴逐日更番何  
示均平絕轆轤也州境廣袤止及五隅何地有限人有待  
也夫社倉之法夫人能言之矣平糴之舉夫人皆美之矣  
然能言而不能行美之而莫之舉何哉以余宦蹟所歷遠  
者不具論卽湖南九郡四直隸州之地所號爲水稻之鄉

慎倉文鈔卷上

十三

者蓋村社空虚蓋藏單乏者比也或年穀不登常平之  
倉不能及遠富豪巨室囤積居奇連廠累廩以乘災黎之  
困而奪之利於是嗷嗷之氓始而爭價爭價不得脅以強  
糴強糴不已繼以攘奪攘奪不忌從以兵戈貧民旣陷於  
罪而富豪巨室亦不得獨保其身家烏虜是豈盡民生之  
好亂與抑亦鄙賙族救之誼勿講於平時有以致之與君  
子觀於郴州平糴義倉之舉知古人睦婣任卹之風去人  
未遠而有心斯世之人隨分可以自盡且其法密而可久  
其事推而可通十室之邑尙有忠信環邨數百里時當豐  
穰粒米狼戾苟好行其德當仁不讓可也推堯夫麥舟之

誼衍朱子當社之法使凡吾柳之民永無艱食之虞以共  
享太平之樂毋令五隅人士專美於吾柳是則余所厚望  
也夫是則余所厚望也夫

桂東西門李氏族譜序

曩余讀西平忠武王李晟傳觀其討朱泚拒李懷光諸賊  
光復京師再興唐室其忠義威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  
而嗣子如愿懇憲聽諸人皆以勳業赫弈世其家爲慨慕  
者久之洎余官桂東見西門李氏有五都督府者心異焉  
都督姓李氏名懋珠

國初耿藩作逆鄭成功據金夏四島以應懋珠與兄弟懋

慎齋文鈔卷上

十四

柏懋珍子進麟以勇力應募爲水師先鋒帥舳板鬪艦矢  
礮齊發所向披靡遂破賊巢穴海氛蕩平事

聞

天子嘉其功兄弟俱授都督銜由是李氏一門五都督府  
云都督系出西平第十子隴西郡公憲憲生宜春郡侯游  
游官江西遂家焉是爲吉水谷郵李氏游十九世孫林綱  
者自江西始遷桂東都督卽林綱十二世孫實西平三十  
五世孫也自古豪傑不世出衰叔之世人才猥疇士狃流  
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  
其先餘風遺烈且功名世伐先後略相似續如李氏者固

宜好古君子所樂爲揆稽而論述之者與李氏世固有譜  
卷首載西平王宜春郡侯像暨宋歐陽文忠所爲谷郵李  
氏族譜序詳其世自林綱始遷桂東而下今方謀重修李  
生錦春都督族孫也又勤正能事襄圖紀錄旣詳旣覈譜  
成請敘於余余惟三代以上重繫世掌於小史漢魏晉唐  
門第相高譜牒見重尙己自譜學之廢爲人孫子者自高  
會數世以上遠者或不能曉其里居墓藏焉又遠者或不  
能舉其名諱焉誠有如文忠所云去禽犢不遠者而舊德  
湮罔宗親渙散本支陌路之譏又不待言己君子觀於李  
氏之譜知西平之澤之長都督之名之遠而世家忠孝之  
感其亦可以油然而興起矣夫是爲序

慎齋文鈔卷上

與湯海秋書

海秋仁兄足下隔闕頻年始得一聚脰春歷夏以昕以夕  
別後思念想同之也足下高才英氣可百時彥鄉緣言事  
仍左計曹於時流俗頗用致惜或忤心者乃以爲快卽海  
秋自云有何當喪手版共賦歸去來之語宗植聞之獨笑  
言賀以爲此乃

聖主造就人才之深心海秋遭遇之極盛也假令海秋挾  
其英情壯志趾高氣揚卽使一日千里曾不差跌不過一  
九衢要人乘堅策肥令長安小兒路傍稱羨轉眼之間不

及百年吾見赫赫海秋乃浮邱閒一丸糞壤耳豈不大可痛惜乎哉自古豪桀不世出抱奇服偉之士其畜道德能文章不朽千古者往往必出於抑塞摧折之餘夫非奇士必期於抑塞摧折也亦謂非抑塞摧折之遭不足以收其馳驟溢越之情而發其感慨奮赴之氣以併入於道德文章之域而成其不朽千古之才吾烏知乎抑塞摧折我者之非大有造於我者乎而胡爲鬱鬱不自得而櫻情於流俗人之意識也乎受書以來頗愛賈誼陸贄蘇軾之才以爲自聖賢孔孟而外言文章幹用莫之或先然之三子者有遇有不遇或始遇而終不遇其爲道德文章各有千古

慎齋文鈔卷上

十六

則一也海秋自視處漢文之世深謀遠畫孰如賈生處德宗之朝經緯密勿論思獻納孰如陸贄處元祐之時文章諫爭孰如蘇軾况長沙之遷謫忠州之貶斥儋耳之竄逐與海秋今日之事有萬此者乎夫職任者人臣事君之大分也予奪者帝王磨勵人才之大柄也故或知其人之才而亟用之以表當官之績或知其人之才而驟用反以爲害則暫抑之以待他日之用大君宰執萬物自有深心微意非臣下所能窺固不可以尺得喜而寸失憂也今

天子怒海秋之言行事奪御史罷章京又若不欲遽棄吾海

秋也者仍授戶部爲正郎

聖主造就人才之意誠不可知爲海秋者正宜痛自砥厲  
仰答高厚輦轂之地人士眾多足資講貫又富有圖籍朝  
購夕集以海秋之地與海秋之年且才少挫之餘人事簡  
略舉平昔雕蟲雜習華嵩凌競之氣幡然棄去併入於斂  
聲就實之中於以上古今深求理亂興衰之故與國家  
政治得失之大進可以謀謨廟堂啟贊帷幄退則昌其議  
論著爲文章以自託於立德立功之次吾烏能測海秋之  
所至哉若論事一不遇便廢然自失憂愁抑鬱不自振盪  
昂藏牢騷折損春華是乃柳司馬劉賓客輩之所爲非所  
望於吾海秋者也南歸久不得京中消息故人天末深懼

慎齋文鈔卷上

十七

吾海秋以少不稱意之故遂阻其遠大之業而不能自返  
於古人故反覆譬論布其區區庶冀吾海秋之悟而聽之  
也此間惟有荒山怪石絕少人士唯日取廚中官書經史  
萬餘卷繡牀滿案如春蠶著葉自爲俯仰耳近作肥國論  
一篇附奉大覽祈教之宗植再拜

適朱氏先姊墓志銘

并序

顯考春航府君女子子三人其一 名壽清宗植姊也年二  
十歸同郡朱君震暘生女子六一適陶一聘余餘殤最後  
生子元敬平居敬以事姑和以接妯娌勤儉以自處朱氏  
之族黨稱新婦賢無異詞朱氏累世農樸家稍稍温矣至

震暘之父文學鶴齡翁始爲士有名獨不事生產業家遂  
落翁沒後震暘與姊依顯考以居予家自伯兄伯敏之沒  
宗植方弱冠以衣食奔走於四方十餘年間顯考顯妣之  
起居飲食疾痛扶持姊殆無一日無一事不躬親之性方  
嚴歸震暘二十年未嘗見其戲謔之色震暘亦敬憚之又  
同產中姊最長諸女弟喜爲詩姊獨以書筭操作自任勤  
縫績乃不喜刺繡曰女子書字取便簿識而已婦工者人  
之所以爲生詩詞組繡政供人玩耳元敬甫能言卽教之  
嚴雖行步差失亦督過之曰人多子者一子不才望餘子  
吾一子耳患溺愛不蚤教豈患不慈乎自先人歿後宗植

慎齋文鈔卷上

六

兄弟以姊貌類先妣尤尊事之姊自眎亦儼然家督也嘗  
歲暮風雪宗植方客歸姊憑紡輒燒榘火出杯酒相勞  
苦兄弟家人環坐絮述先人疇昔居處笑語並兒時梨栗  
六七狀歷歷如目前也旣宗植馳驅南北頻上春官刺促  
不得意姊屬疾家居貧益甚又數年宗植甫得桂東教官  
歲穀三百斛有餘祿可濟吾姊朝夕之需而姊遽患咯血  
不起矣痛哉姊卒於道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年四十  
有二震暘痛悼不已非吉地不以葬踰三年始得谷渚朱  
家衝之原而藏焉而宗植爲之銘以納諸幽昔唐李懋功  
侍姊疾至鬻粥火燎其須東漢陳景山當遷會稽太守姊

憂去官晉陶淵明爲彭澤令自免去職尋程氏妹喪於武林古人手足之誼於養生送死之際詳已宗植獨非人也乎哉吾姊死生之際乃在數百里外悠悠終天此生已矣始喪伯兄先妣棄世曾不再期先考見背其後適張氏妹死適周氏妹又死旣宗植元配余孺人又相繼以死今姊死又三年於茲且葬矣一家骨肉死喪殆盡存者惟宗植及季高二人而憂患餘生忽忽年幾四十銘其墓不覺泚筆淒然嗚嗚痛絕也銘曰

孰德之賢不我以年孰躬之覆不我以穰咄天道之無知兮吾將叫乎穹閭食雖貧夫也良息雖單艸而臧將天道

慎齋文鈔卷上

十九

之有知兮又胡爲闕抑以悲傷谷澗之原松隴蒼千秋萬歲兄所藏宜爾子孫永天慶

候選布政司理問胡君墓志銘

井序

君諱飛麟字仁趾祥邨其自號也郴州桂東胡氏曾祖有選

誥封奉政大夫祖勳以好善樂施議敘郎西縣丞

勅封文林郎父深源山東布政司庫大使以廉幹稱

勅封文林郎

晉封朝議大夫子二長飛熊乾隆甲午科順天鄉試舉人

內閣中書雲南浪穹縣知縣君其仲也願身廣頤軀貌甚

偉自其幼穉時已如成人母兄浪穹令君宦遊南北君年甫及冠家事纖介胥倚辦不以累厥考君配朱安人又孝婦也侍奉尊章能得堂上歡故令君雖遠官無門內之顧居家善會計未嘗以荷致取贏雅性儉素而施與無所吝於是桂之人皆稱胡君長者長者云胡氏世爲桂東右姓遭

國家承平二百年亡有旱澇兵燹戶籍殷蕃宗人士率比戶以居馮藉溫饒好行其德以鄙嗇纖吝爲恥視鄉里之公私緩急不翅身受之而身戚之有不容已於施之助之者蓋自君之曾祖封公周貧救孤君之祖贈公捐置義學義田至於君之身已行善三四世於茲故凡桂之人所舉賑饑薶齒除道路葺津梁諸義概爲君美者自君視之皆其固然者也君配朱安人以孝行奉

慎齋文鈔卷上

三

旨旌表前卒生男子三人曰候選布政司經歷任經曰太學生任暉曰任發殤生女子三人曰廣東濱江司巡檢黃運昌曰候選縣丞蕭瓊林曰丁卯科廣西鄉試舉人候選知縣梁廷弼其壻也孫男子二人曾孫男子二人君年八十餘朱顏皓首子女孫曾婚嫁粗畢家旣饒裕而老境不衰益強歲時子舍稱觴上壽烹羊宰豚高堂美酒雜以弦管蓋晚節家庭之况如此烏虜儻所謂長者之效與

君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道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任經昆仲將以明年八月葬君於平水師山之原以君配  
朱安人耐而乞宗植爲之銘銘曰

衰叔澆薄古道微載德仍世天所禮亡災亡割延期頤亦  
粵佳配揚音徽孝乎惟孝哀

天扉宜汝子孫有穀貽師山隆隆草露晞千秋萬歲靈所  
棲我銘其藏記來斯

孟法師碑跋尾

虞褚二家書奇變不常永興孔廟碑與其幽州昭仁寺碑  
己自不同若褚之哀冊文與此冊孟法師碑則絕不相類

慎齋文鈔卷上

三

不獨雁塔聖教也書雖小道能者固不測哉臨川李氏多  
蓄唐石真本所撫刻孔廟碑卽覃谿學士所見之千四百  
餘字者外閒近多有之法師碑今日始得寓目其古拙蒼  
潤時涉分隸殆龍藏之比可寶也僕不善書見古刻極少  
適晏筠塘明經出此見示并索跋尾因書數語其末以志  
欣賞云道光乙巳夏月書

陶雲汀尚書書鈍吟雜錄跋尾爲平舫學博書

宮保陶雲汀尚書摘書馮先生雜錄一帙先生故出錢受  
之之門受之不足道先生江南布衣所著家戒正俗讀古  
淺說戒子帖遺言等九種獨以危言高論確然自拔於浮

華虛譽之場卓已帙中辯論反覆其深警切當之處往往不減呂新吾先生呻吟語可謂知道者與宮保當世名臣篤行嗜善暇日書此以貽家塾其留意於人心世道之防何如哉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願觀此冊者勿徒相賞於翰墨之美焉可也

族譜公序

左氏自南宋時已爲湘陰人或曰湘陰左氏肇自宋徽欽之世世遠莫能詳也吾族自湯盤公登宋嘉定進士歷官兩浙路採訪使浙民愛之爲立去思碑明心南公臣萬厯間官直隸行唐縣知縣知深州事旋擢遼東監軍道參經略熊廷弼軍事有聲廷弼甚倚重焉公從祖弟廩生任菴公值張賊犯長沙逼以僞官抗節不屈遇害一門忠孝照曜湖湘間烏虜尙已

慎齋文鈔卷上

三

國家承平二百年吾族支派日以繁衍爲士者以文章行誼相底飭服官者以勤慎廉正爲操持其間忠孝節義逞逞散見於郡邑之志載及家乘之所傳聞鄉人士類能言之大凡左氏自南宋以來雖族大丁多然作奸慝犯刑典罰滿杖以上者蓋六百年來無有也官爵名位雖不顯然以貪墨致敗及以計察拾遺廢斥者蓋六百年來無有也烏虜可不謂世澤之厚與族故有譜彙草裁出均未刊刻

乾隆壬子甲寅開 諸祖先掇輯折衷纂刻成帙旋函一冊請官印識而尊藏焉其書源源本本該而不繁嚴而有體而後左氏數百年之世系支派乃得收拾於年湮世遠之餘而復傳於今日也唯是歲相遠人相代生死歲甲之相積名諱哀忌之相敬里居墓藏之相識宦學之相續昏因之相別嗣續之相系遷移稍遠或不相聞覲而以遇拱問姓貫蓋自甲寅之夏距今餘四十年而人事之變遷丁口之衰王不齊已如斯矣歲戊戌族眾乃起續修之議於是矢約於繫閱資於丁卑者執勤尊者督成廉者主進文者執墨自乾隆以前世系廬墓一仍前譜之舊甲寅以後

慎齋文鈔卷上

三

則踵而增之式仍倣乎前人體或間爲變易要皆因之而非有出於創也其條聯幹共派別支分上治下治旁治之義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觀於此者由敬宗收族之事推之親親尊祖之心而仁孝誠敬之思其亦可以油然而生矣至於世易時移接武闡繹是又有望於繼起之人文焉道光二十年庚子歲孟夏本譜續修嗣孫公述

湘潭葛氏續修譜序

代

道光二十二年春余巡撫湖南湘潭葛君石如佐余治者二年於茲矣會余有巡撫浙江之命強石如同行不可則手二冊書見示曰此吾族續修葛氏世譜也念與君別有

日矣欲得君一言序其顛末焉余惟三代以上重氏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及唐重門望而譜牒之學亦因以不廢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元明以還屢遭兵火今日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葛之先出自晉關內侯稚川洪洪之第四子景七世居吳西洞庭之包山景七之四十二孫儒林君岱宗始遷湖南占籍爲湘潭人岱宗旣籍湘潭而吳中諸葛來楚者日益眾岱宗起寓籍糾合宗族置義田建宗祠輯修家譜如干卷於是湘潭葛氏之譜乃大顯於世今石如儒林君之嗣孫也念舊譜修於乾隆丁丑距今且百餘年方紹述先人之志而益增輯之其事核其文簡其於世系生卒里居墓藏之圖志又詳而有法觀於此者仁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昔姚姬傳氏之序其家譜也曰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譜之存亡不可必然差冀其經歷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信斯言也吾茲於葛氏世譜有取焉石如才而賢自余來湖南湖南大吏爭延致之或不就顧獨心善余而余又去此有日矣重石如之請而書數語於簡端云

重訂譚友夏先生詩古文集序

譚君省吾以其七世祖友夏先生詩古文彙已刻者如干卷未刻者如干卷示余且曰吾祖之不昌於時久矣今君

楚人也且好爲詩古文辭將重鐫先集敢以校訂之事爲請余固不獲辭乃取先生之集讀之而爲之敘曰夫古人之文章不待後人之明之也矧先生之集尤非余末學之所能測也有明之興幾三百年操觚之家無慮千百北地信陽爲一輩太倉歷下爲一輩公安景陵爲一輩北地師心信陽證宗弇州滄溟優孟李杜剽盜班馬並世已有妄庸巨子之譏至袁黃起而空疏淺俚勢不得不爲景陵物極必窮窮則必變文章小道儻亦有所謂世運升降者之爲之與叵怪時賢自分畛域徒以我見如巨石柴胸門戶相持戈鋌滿紙貴齊則賤楚詆後以呵前實乃珠風礫雅

慎齋文鈔卷上

五

喜宮疾商所謂以燕伐燕未見其相勝爲可哂耳景陵肇起倡者伯敬和者先生詩歸之選當代宗焉然伯敬雖性嚴冷地望不甚顯貴而南曹之選僉事之使猶得以搢紳之末與當世士大夫吉亢壇坫若先生湖廣布衣抗迹塵俗晚乃一第投老山林眼中之人徒有伯敬孤持我法垂三十年夫泰山之雷穿石雷非石之鑽也其攻之者專也單極之統斷榦統非榦之鋸也其持之者堅也方七子名滿天下舉世靡然宗之公安不諒風斯下矣先生於舉世不爲之時慨然有自命一家之志視人世一切聲華名譽引社呼朋哀然金剛其杵者若遺唾不值一顧其爲詩古

文章欲瘦不欲腴欲切不欲諛欲盡不欲餘欲儉不欲華  
欲始不欲夷欲孤不欲隨其弊也則僻爾冷爾隘爾很爾  
澀且碎爾至其絕幽鑿罅之思琢肝鏤腎之狀怪草枯花  
之豔枯泉斷磬之音則又令人可敬可喜可歡可慘可思  
可賊可愛不可擬可玩不可取可味不可解可憎不可鄙  
暖姝之子顧乃貿貿焉執璞以蔽瑜不以惜乎吳人張草  
臣舊有先生合集之鏤顧頗有闕遺未登且版尋失矣省  
吾爬剔幽祕蒐尋有年增十之二焉爰稍稍以意釐訂都  
爲如干卷付之剞劂氏余嘉省吾之不愧爲先生肖子又  
幸先生之集之重昌於後世而更重幸余之得附先生之  
集以傳也因纂述數語綴諸簡之首云

慎齋文鈔卷上

三

與湯海秋書

海秋仁兄侍右會城晤敘一別三年伏惟起居康適仕學  
日優甚幸甚幸年來嘆夷盜邊沿海及江

朝廷暨許通商雖目前就撫而犬羊之性凶狡叵測古語  
有云狃穠及米我兄其有以籌之否乎竊願有聞也弟邇  
來割意文字之途深求踐履之實妄冀古人之學以篤實  
爲宗以自反爲候以淺近爲功勤勤累年稍覺有得乃知  
吾身自有安身立命之地無待外求惜我兄遠隔無緣面  
論也明歲甲辰例當大挑頗思得百里小邑以試行其所

學如不可必得或得矣而不能行其志則仍返初服窮居讀書以自樂未爲失也教官決不爲之官以教爲名而無教諭訓導之實爲貧而仕君子恥之我兄以爲然耶否也人便草草奉問動止春寒維順時葆練不宣

唐翁志名壽序

道光二十三年劉生子梅從余學有日矣請閒曰子梅之婦翁唐君志名以明年年六十舊與君雅故者將舉觴以慶願得先生之文侑觥焉先是癸卯之秋南郊老人星見於丙光大明盛子梅請徵老人星之載在前志者案星傳石氏曰老人星在弧南明則王者壽昌天下多賢士又曰

慎齋文鈔卷上

三

老人星色黃潤老人吉黃帝占曰老人星一曰壽星色黃明大而見則主壽昌老人康天下安樂郗萌曰老人南極星也立秋二十五日晨見丙午之間前漢書天文志曰直弧比地有一大星曰南極老人見則治安春秋元命苞曰老人星見則治平人主壽春秋文曜鉤曰王者安靜則老人星見春秋運斗樞曰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見其國萬民壽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承天則老人星見諸家之紀載詳已考老人星在狼星南常以秋分之旦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去極百四十三度居赤道南北極在丑艮而南極在未坤不可得而見也故隱見不常見則爲祥其勢位等

威與中斗相埒以輔上帝福人主司天下人民壽算非偶  
然也方今

天子御極二十有三年於茲

聖壽日以臻

聖政日以勤雖倍海之國寇攘間作然亦旋剿旋就撫天  
下稱治安焉吾楚遠在天南維衡湘之間連歲豐稔其俗  
饒裕其人民老壽康樂蓋二百餘年以來優游於承平之  
日者久矣老人之示瑞有以夫今君之事親也孝其友于  
兄弟也篤其訓子也嚴其處姻婭交遊之間也又悃悞和  
悅而謹居家尚儉素而無纖嗇名善賈而所入之利可告

慎齋文鈔卷上

三

於人無隱情夫存心敦龐而持躬愿飭者壽之道也膚革  
堅實以蒼年六十而齒髮筋力不變以余所聞於子梅者  
又壽之徵也况值

昌期百祥畢臻吾儕小民游仁壽之域而享大平之福身  
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方且食

敷錫之餘於不盡也以茲言壽君之壽其可量哉爰因子  
梅之問厯考瑞星之見於古籍者以示子梅卽以爲君壽  
他日且有以君之姓字爲

昇平人瑞聞於有司者將於茲卜之云是爲序

校勘大唐開元占經後序

右大唐開元占經若干卷唐太史令瞿曇悉達撰偶從書賈某所見之書賈得之宋令翔鳳于庭于庭則又得之常熟蔣氏者也悉達家承梵裔官在疇人妙解天文博通墳籍唐書之所傳玉海之所採詳已是書以千年之祕笈絕少流傳卽

四庫之尊藏亦無琴本嘅訛傳於稗販又滅裂於寫官中如歲星則一歲之占竄亂於眾官之內辰星則五車之座錯出於卷舌之中尋後義於前行覓斷文於夾注詎徒魯魚與帝虎抑猶射隼與弋鳥旣無別本可以蘇援必有疑文甯從闕蓋閱六白博義而始卒業焉夫其探蹟索隱

慎齋文鈔卷上

三

奧博奇賅上自黃帝之書下訖涓風之述異同條肄利鈍牙礮緯書七十餘家孤編猶見周度三百六十

時憲遙符極博絕精卓哉尙已至若一官必作一占一象必述一驗如塗塗附言人人殊傳會之說旣多講調之言不少斯乃百家異學之習徑誠如

四庫提要之夾簽夫禮樂刑政文武之道在人術數祿祥稗梓之言奚取善讀者食其精雋唾其蘊苴可矣方今

世運隆昌

國家鼎盛地產天產德隆星隆厯八萬之日數積二百之歲差中間熒惑守心有不災大湯在壁且無驗考之旣事

斷可明焉頃赤精白氣之差診誠元穹蒼昊之隆仁伏聞  
長居不忘寅畏屬在含氣疇不傾心蓋天道遠而難知  
聖人誠能動物古之志也理固然與况復五稔迴溯六舍  
連襪仰維攝提地候之精迭旅

京師吳越之次卽論天事之恆象是豈人力之能爲倍海  
之夷以犯天忌尙復狃於貨寶毒我生靈反受之殃殷鑒  
不遠遠則句吳近維草付載在經傳其能久乎惟是安不  
忘危治不敢忽幹運在修刑與修德應天當以實不以文  
是則地上蟻蝨之臣天南草莽之士所爲借管窺爲曝獻  
寓輿頌於箴規者爾丹鉛之暇縱譚及茲芻蕘儻詢罪言  
無補有識君子尙其鑒諸道光二十三年龍集癸卯日在  
尾月在箕湘陰左宗植仲基甫序

慎齋文鈔卷上

三十

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官總圖序

夫儀象之學古矣肇自璣衡遞詳渾蓋宋太史之黃巫赤  
石唐一行之篋度鍼樞極緯窮經探蹟致遠後有作者孰  
先傳焉自明萬厯中利馬竇入中國以來凡厥疇人競趨  
梵法厯術旣異於曩古圖象亦判以中西游趙嬰以下二  
十家師承有自而南極諸官六十象亙古無聞

舉成數而  
言之實二

十三座  
入隱界舊所傳步天歌者中制也今所聞經天訣者西志  
也顧金牛巨蠚自有十二官之分而龍角鳥帑仍依廿八

舍之次則猶華人之緒論非真彼法之舛奇耦覽其圖實  
爲巨制中如數度之闊狹象限之分數雜氣之多寡今古  
之有無合乎回厯之傳得之眎遠之器者極其精覈良勝  
中圖至如星分六等驟叵摸蘇識雜工多文難通譯小斗  
魚雀誰經浪山之遊天秤陰陽徒變垣舍之識存而不論  
蒙無糾焉若夫躡舍次於參觜混天乳於市巴西南斗以  
距星爲三中大火則積卒乃二壘城不揜鼈星失圓虎衡  
不增二名旄頭虛傳七子中西益柳味於東尾中蹇軒輶  
之南崙中西闕積水於井官滅司危於虛舍西凡諸斯類  
不可勝條位置既乖名數滋踳殆於誣罔天儀唐突元象

慎齋文鈔卷上

三

者也是用博稽古籍徧證今官不揆顛蒙謬圖愚管是事  
求實疑則闕諸庶免宵貌之乖唯以見界爲主夫龍尾伏  
辰童稚之語也虛昏種麥農丈之言也譬猶家布帛而戶  
菽粟詎必人武密而士瞿曇一事不知固儒者之深恥百  
家異學乃通人所不言是圖校實測於中西眎初學之指  
掌不在尙口求勝務於有目共知至於渾元之體唯儀器  
爲肖真近赤諸星圖平圓而反闕是乃渾蓋異勢邊幅使  
然別有分圖詳其度位有識君子尙其鑒諸道光二十三  
年龍集癸卯日在心月在壁昏北落師門中湘陰左宗植

恆星古今位置數度多寡有無略例

紫微垣之華蓋並杠舊十六星今四天理四星今三六甲  
六星今一傳舍九星今八天牢六星今二天棊舊五星今  
柄內有小星五帝內座大贊府四勢大理御女內廚今無  
太微垣之常陳七星今三郎位十五星今十五帝座舊  
四星去黃帝座遠近均配今測遠近不均 天市垣之市  
樓六星今三 角宿二星舊南星正押赤道今測南星在  
黃道外北星在赤道內 亢宿四星舊彎弓狀今測南第  
四星出黃道外第二星在黃道內曲西以次斜向東北並  
無名甚多折威七星今無 氏宿天乳一星西志或作天

慎齋文鈔卷上

三

市巴星今測在赤道外梗河舊三星西曲今測端正亢池  
六星今四帝席三星今無 心宿積卒舊十二西志二星  
今測六星三三而聚 尾宿舊五星今四 斗宿六星舊  
柄第二星在黃道內今測在黃道外河中魁一星距河餘  
三星出河建六星舊五星在黃道內一星在黃道外今測  
六星並在黃道內二度不入河鼈舊十四星闊促今測十  
一星正圓天籥八星農丈人一星今無 牛宿之羅堰三  
星今二天田九星今無 女宿趙周秦代舊各二今測各  
一扶筐七星今四離珠五星今無 虛宿司危司祿舊各  
二星今各三敗舊四星今三離瑜三星今二壘城十三星

舊闊促如狹胃今測橢圓 危宿舊三星今測罄折處內  
有小星蓋屋二星今一杵四星今三白四星今左畔侈車  
府七星今五天鉤九星今七天錢十星今四 室宿二星  
今北星中有小星羽林軍四十五星今二十六騰蛇二十  
二星今十七壘壁陣舊十二星兩頭斜方今測西頭四星  
斜方東頭四星立方 壁宿天廡十星今三 奎宿舊十  
六星圍繞比次今測兌頭蜂腰疏密不均天濶七星今四  
天策旁有客星萬厯閒新出先大今小 婁宿之天大將  
軍舊弓圓均曲向上今測有大小出入不均 昂宿舊七  
星西志三十六星今審測光氣明盛如無數小星攢聚可

慎齋文鈔卷上

星

枚數者實得六星 畢宿之咸池三星今無 觜宿三星  
舊距西南星今依西法距中上星 參宿舊距左肩固疏  
西法距中衡西頭第一星是觜黃道度已在參後一度奇  
卽赤道度亦在參後三十一分奇今依儀象考成以參中  
衡東頭第一星作距則觜黃道度先至在參前一度弱仍  
觜前參後之舊序又參並伐舊十星今測中衡下有小星  
二左右足無名甚多 井宿之五諸侯五星舊東頭第一  
星在黃道外今測在黃道內又東頭第二星曲向北與第  
二星近弧矢九星舊全座在河外今測東頭四星入河軍  
市舊十三星圓今測五星不圓 鬼宿之外廚六星今無

柳八星舊西南口頭欠一星東頭尾後加一星配成八  
星今測尾後無星其星本在味邊 星宿之軒轅舊十七  
星尾漸斜向上右角躔縮黃道內今測尾勢迤邐向西右  
角出黃道外一度強天稷五星今無 張宿之天廟十四  
星今無 翼宿之東甌五星今無 軫宿之青邱七星今  
三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器府三十二星今無  
以上略具梗概餘別詳儀象考雜識中星備考等書茲不  
具載

爲賀侍御熙齡陳員外本欽致同鄉諸公書

久闕音箋朝飢在抱關河絲曼想同之也滄海揚波凱歌  
未奏運籌宣力異區同情此正懷奇抱偉之彥請纓投襪  
之秋寇兵驕矣

慎齋文鈔卷上

三四

天威必伸竹帛勛名匪異人任所謂爲邦家之光非閭里  
之榮者故人天末延頸以俟茲有啟者吾楚自前明以來  
至

國朝五百餘年其間貞臣孝子鉅儒上才往往作爲文章  
形之篇詠以寄千秋之志而成一家之言自代襪邈悠緩  
錄蓋闕風流雲散人往言湮中惟廖息園之楚風補陶松  
門之楚詩的特有蒐尋微傷漏陋道之孤也蒙有懼焉卽  
如零陵陳澹元先生勝國忠魂預二十一人之芳節衡陽

王而農先生當代儒碩著七十餘種之叢書是皆赫赫人  
間尙復悠悠我里至若騷宗詞伯斷壁零圭沒世無稱知  
復凡幾近代靜志居詩話結埼亭文集每談楚故動致庾  
詞固咎竟陵之短垣亦緣楚人之被褐嗟乎文采不曜幽  
光遂潛所謂不誦其詩誰尙其論者也頃年新化鄧湘皋  
廣文博學多通好古有識既重訂楚寶之舊記復勸棗船  
山之遺書所編資江耆舊詩鈔陶文毅已爲錄木邇者沅  
湘耆舊又緝成編鉅帙哀然傳觀待梓規撫南宋詩集羣  
賢例仿中州人爲小傳至於忠肝毅魄貞媛幽人大聲疾  
呼一唱三歎實爲有功名教不徒無媿詩宗其道古可謂

慎齋文鈔卷上

五

勤矣其處心亦云篤矣熙齡等見其長年作客書局自將  
頭白有期汗青無日遨遊頗哀夫老子鄉里恥獨爲善人  
秋閒熙齡家耦庚兄已致百金之資聊伸一臂之助顧其  
書八十巨冊爲卷二百有奇起自前明洪永之世迄於近  
代慶光之間部帙旣繁事力不易敢爲邪許之唱共壘浮  
圖之尖公等誼重維桑情敦伐木仁人之粟可以馨鬼祖  
生之鞭當不後人是用不遠數千里奏記於下執事之前  
伏冀迨此鳩工分之鶴俸借千里之河潤毋一簣以山虧  
則楚國先賢死且不朽騷鄉遺澤久而益光如其書幣儻  
來則先人有做廬在若更遺編揆寄則下走速置郵焉敢

布區區惟高明實圖利之不宜

與陳堯農

昨歸寓後細查志書致命遂志諸公又續得二十五六人連前已不下四十人而本地人物鄉賢尚未徧采若一一書列神牌非複則漏殊失體限卽方志豈盡可憑若專祀本郡各郡竟不附入於心亦終不安再四思維別擬一式謹擇其名最重而事最親切著明者各立一牌餘諸以文職武職鄉賢諸公各總書一牌似覺畫一周到不知有當否吾兄盍酌之卽希回示十八日辰刻

明五忠祠

何公騰蛟

劉公熙祚

章公曠

慎齋文鈔卷上

三

蔡公道憲

周公二南

右正祀五人各一牌

陳公純德

此公與范公景文二十二人之

列明南都賜諡忠淑湖南京朝官赫赫僅

此公也

馮公一第

右附祀二人共一牌

明湖南殉節文臣諸公神位

明湖南殉節武臣諸公神

位 明湖南殉節鄉賢諸公神位

右附祀共一牌

明從蔡忠烈公殉節幕卒。神位

右附祀五人共一牌

適攜此紙過湘翁亦以爲妥其堵公一位終以馬進忠一節不無遺憾盍姑置之再俟論定可也至章公曠赫赫忠謀如明史本傳所云行軍不避鋒鏑身扼平江湘陰之衝湖南恃以無恐移駐永州見諸大將擁兵聞警輒走抑鬱卒於永郡且與何督師一德一心揮魯陽之戈尤爲吾湖南所宜尸祝者今特與何公劉公及蔡周二公爲明五忠祠崇祀之似尤爲天理人心之不容已也

慎齋文鈔卷上

三七

與鄧小耘

配思堂全集怱怱閱過仍加總簽其上乞檢存稚川大名遺集不應如此草草意散失者尙多耶江漲未退而秋霖如此可爲邑邑集中漢壽亭侯序宋元春秋序斷不可存春秋四傳得失辨後評語三條可刪代胡太夫人壽序後評語可刪墓志銘二通內詔字改誥詩集目錄四言下古字可刪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下俱加詩字又詩古文集與時文自來著述家各自爲書無合爲一集者重修湖南五忠祠暨後五忠祠奉安神位文

維道光二十四年九月望日前湖南桃源縣知縣沈道寬

前甯鄉縣訓導鄧顯鶴黔陽縣教諭黃本驥前工部員外  
郎陳本欽前桂東縣教諭左宗植謹以羊一豕一香帛之  
儀敢告於晉宋五忠祠明五忠祠之神位前曰維天地有  
正氣兮生而英者死而神量百世有相感兮矧夫地邇而  
澤存沿三湘而弔古兮心愴悵以酸辛烏虜悲夫晉宋暨  
明之衰亂兮避位偷活者凡幾輩輸城賣國者凡幾人嗟  
湖南之萬古兮烈烈有如我大神甘刀斧其若館兮夫豈  
異乎人之身曰維余心之卽安兮庶無憾於君親其忠肝  
毅魄異世同歸者蓋又將曠千載以爲鄰昔朱子之帥潭  
兮肇祠五忠於郭北棟宇煥其崇隆兮像設亦肖其英烈

慎齋文鈔卷上

三

胡代禊之繇邈兮基構委以榛棘又宋與明之末季兮羣  
忠闕於廟食眇悠悠忍此終古兮懷於邑而無色睢妙高  
之舊址兮乃道學之所津爰庀材將作以構楹兮用栖羣  
公之貞魂左譙王與龍圖兮位列儼乎曩古右忠烈與忠  
誠文烈兮合兩朝而各五逮臣僕與鄉彥兮配馨香而式  
序以茲從陳屈兩賢之所居兮

祠與陳屈兩賢  
祠同堂異室

正學孤忠

參翺翔夫庭宇烏虜悲夫天地開闢萬生傀傀乾坤勿毀  
人綱人紀所賴聖之誠節兮扶萬古之彝常死者不復生  
猶有人心烏可忘庶廉頑立懦使百世之聞風者知有天  
地與三光洞庭兮瀟湘靈旗兮堂堂薦溪毛兮剗羊神之

徠兮彷徨尙饗

與黎夜存侍御書

夜存仁兄同年閣下久不奉問思想無已時於京中故人自北來者知動定之詳甚用爲慰年來嘆夷擾邊沿海及江

國家至不惜鉅億萬帑金以償之以息事而安人顧從來禦寇之策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明成祖之撫西洋所用之人乃一闈宦我朝

世宗皇帝之定西北兩路所用之帑不過二十萬餘金今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億萬之輸不可謂無財而曠日持

慎齋文鈔卷上

三

久老師糜餉而功效不立豈委任之非其人與抑亦賞罰之未明軍令之未肅與歷觀前古未有巨敵在前無大賞大罰而可振軍威而堅眾志者也頗聞軍興以來兵卒退卻者必生進前者必死將帥勇往者多死退卻及疑畱者必生天下之人方將倖不勞之賞而無顯戮之懼甚至有礮臺而不用有水險而不守此雖湯武爲君孫吳爲帥尙不能得志於天下矧以承平既久之世而逢方張之寇者哉今

天子一朝赫然震怒取無功之大帥逮問而易置之此必有

睿謨神算控馭萬全一新天下之耳目者非草野所得窺  
顧逆夷就撫方新犬狼之性括糠及米沿海萬里未敢弛  
嚴萬一凶夷叵測海波復揚在事諸人熟跡故轍不審當  
軸諸公行將何以待之也吾兄處得言之地值不可不言  
之時曷亦以肅軍令明賞罰之說昌言而獻之

廷使采錄而施行之或亦千慮之一得蓋賞罰者立國之  
大柄姑息者臨敵之大害法

世宗皇帝之英斷參用有明成祖之機謀居今日而言時  
務計無急於此者居諫官而任言責計無大於此者至其  
它瓌言俗說毛舉細故當亦賢人君子所不屑屑者耳狂

慎齋文鈔卷上

卑

夫之言書不盡意唯高明裁之不宣壬寅臘日

旌表節孝宋母徐太孺人七十壽序

國家敦培風化尊獎名節於女子節孝著聞者在京則京  
朝官得舉所知上禮部禮部下所司核實焉以名聞在外  
則守令教官以上於督撫學政督撫學政核實焉上禮部  
禮部以名聞其文符朝以入夕報可夕以入朝報可雖邊  
地遠郡無稽故焉貴州行省距京師南七千里於是前兵  
部郎中劉君熾昌前禮部主事周君瑣以貴定縣節孝宋  
母徐太孺人行實聞於

朝

天子嘉之

命所司旌其門蓋文符往來不八閱月焉實道光十二年四月也太孺人者

勅贈文林郎元峯先生之配也年十七歸贈公贈公弱冠爲諸生以文學有名稱顧兩親在堂家窶甚則橐筆走郡縣閒郡縣閒爭禮致之而贈公無內顧憂及遭舅之喪所以相夫子襄大事使贈公獲申其哀慎之情皆太孺人力也嘉慶三年贈公試舉人於會城暴疾一夕卒時堂上姑老矣遺孤大者四歲小者甫六月內無葦功之倚外無強有力者之戚以爲之助太孺人以一婦人事衰姑撫幼子

慎齋文鈔卷上

聖

爲宋氏子爲母爲父爲師以教蓋勤苦數十年於茲道光改元長子西野舉於鄉六年次子杏初以拔貢得直隸州判官分發湖南嗣西野爲貴州遵義縣教諭杏初亦補官爲澧州直隸州判太孺人就養澧州官舍諸孫三五輩皆爲儒太孺人所以教之者一如其教杏初昆仲者也余與杏初爲同年友初不識杏初道光二十五年余主澧陽書院始獲與杏初交登堂拜母氏杯酒相得歡甚杏初磊落有幹用爲人雅亮以和凡澧之士民道判官之賢無異詞杏初性孝謹累攝石門安福永定諸縣令及權判晃州皆太孺人偕凡杏初宦蹟所至輒有聲皆太孺人之教也今

年九月爲太孺人七十初度之辰澧人安杏初之政而慕太孺人之德乞余一言以爲獻余維昔者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世隆盛以豔陽桃李之年而能有風霜冰雪之操若太孺人者以清寒儒素節孝著於州里令聞達於

京朝上則邀

旌揚之典下則賢士大夫敬異而樂道之風霜冰雪安在必家世隆盛者而後奇哉然而自朝士以及鄉里與杏初宦遊所歷之地聞太孺人之行莫不尊之重之相與敬異而樂道之者於太孺人何加焉亦秉彝懿好之良將以是爲美教化而型風俗者也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子有士行者多賢孫子也况太孺人之行爲士之所難而杏初之賢將有無愧於詩所云云者乎然則太孺人之福與杏初之所以食太孺人之德之報者豈有涯哉豈有涯哉

慎齋文鈔卷上

望

明宜興堵文忠公全集序代

烏虜此宜興堵文忠之遺集也公生明之季年艱難困阨強力自奮孝於親忠於君自其少壯時已爲黃石齋倪鴻寶諸公所推重洎筮仕楚疆由長沙知府歷官閣部督師則又與何忠誠蔡忠烈瞿忠宣諸公同志協力崎嶇險阻

垂振復敗至我

大清受命順治之六年國破家亡一門遇禍而公亦憤恨  
歐血以死烏虜豈不悲哉夫明之亡也其君非甚無道之  
君也卽流寇亦非必不可辦之賊也而疆事一壞土崩魚  
爛莫之能支此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蓋明至懷宗之世  
累代之忠良已盡於逆奄之斲喪在位者率皆奸險庸鄙  
之夫人主方以孤立無助之身行急遽無序之政卽位十  
七年命相幾六十人而建牙擁節者以百數士譁於朝兵  
潰於野主闇寇驕權分勢散集中奏議所陳蓋三致意焉  
而敗局已成追補何及烏虜豈天厭明德人力非所能濟

慎齋文鈔卷上

星

與抑危亡傾覆之機實人謀之不臧用至此極與然且忠  
臣義士裂背嚼齒抗萬死不顧一生之節以與逆賊爭且  
夕之命者無地無之迨大事已定

天命有歸猶相率揮魯陽之戈蹈殷頑之轍勢窮力竭始  
乃絕纓銜刀闔家百口駢首授命以報所受如此者又踵  
相接焉君子讀勝國殉節錄諸書未嘗不歎有明三百年  
養士尊賢食報若此其厚而累朝名儒大賢所爲講道學  
正人心以綱維乎君父之大防義利之大分者其收效若  
此之盛者也某以道光三年被

命視學楚南輜車往來多公疇昔血戰之地所過故壘遺

砦輒低徊久之後十年以使事來江南所見義興人士多  
盛談公軼事者是集卽公邑子潘生所輯收殘補闕首尾  
猶具天下後世讀公之遺文撫其時以考其事廉頑立懦  
之感知必有勃然動於其中者允其請而序之抑亦興亡  
得失之林也潘生名士超宜興貢士旣棗公之遺集復建  
廟以祠公其請序於某也屢進而益勤且云尙有補遺一  
卷當並鈔諸木噫卽其所爲汲汲於公者可以知其人之  
志槩矣道光三十年仲夏之月某序

宗滌甫員外文集序

代

道光三十年冬會稽宗君滌甫以儻直之暇出其所著古

慎齋文鈔卷上

四

文詞如干卷請序於余夫余之知宗君舊矣始宗君少壯  
之年卽以好學能文章與賢士大夫遊海內之知宗君者  
皆愛譽之不容口宗君名日益盛旣宗君以中書舍人歷  
官戶曹郎直樞垣與余同官有年矣是故於宗君之行誼  
問學與其議論文章益習以詳迺益貴高宗君之才夫古  
人之爲文章也非苟作焉已爾蓋必其有見於忠孝節義  
之大與夫古今得失學術邪正是非之故瞭然於胸中然  
後以其得之心者注之於手焉是爲無作作則必傳於世  
無疑近時海內之爲古文詞者多矣其得其失識者能辨  
之然余以爲諸於之數者無當焉則亦可以無作今宗君

之文吾不知於古作者何如願其於忠孝節義之大與夫古今得失學術邪正是非之故則誠有味乎其言之且言之文而語之詳殆幾乎得之於心而不苟作者與抑君子之於學也其得愈深則其氣愈下已能者不敢以自恃未然而不敢以不勉宗君直

丙廷久方以次遷御史爲諫官當言責之重處不諱之朝以今

天子宵旰精勤孜孜求治所貴於御史諫官者豈獨以其文章之美哉意宗君懷抱偉用於國計民生時務之所宜論思獻替必更有犁然當於

慎齋文鈔卷上

四

聖人之心而爲中外所欽式如古人所云天下文章莫大於是者余重於宗君拭目俟之已

董醞卿主事度隴記序代

道光二十九年冬余奉

命馳驛前往四川俄

改命道陝甘同行者戶部主事董君醞及比部馮君栻吏部鍾君秀使還董君出途次所簞度隴記謁余請序焉蓋是行也往還四月有餘排日記載舉凡山川道里形勝關隘與夫民風土俗建置沿革之故詳哉其言之而徵引浩博於近今作者尤數數稱陶文毅公澍蜀翰日記一書夫

古來奉使秦隴者多矣不皆有記記焉無其才無其學亦不傳昔宋鄭剛中以試祕書少監充樞密行府參謀作西征道里記明都穆奉使冊封作使西日記及文毅之書皆秦中奉使隨輶行記之表表者文毅所作本郡縣國志上考棄酈旁證亭林東樵潛邱次風之書其典核眎阮亭蜀道驛程秦蜀驛程二記幾過之而於民生國計之大尤拳拳三致意焉顧以蜀輜名其書於秦西極邊之地蓋闕穆自京師至甯夏與今日道途所經正同第文士之書流連風景又猥雜俚說昧於剪裁至剛中從樞密樓公當宋紹興間陝西初復兵火凋落披覽未周書止一卷蓋其宜矣

慎齋文鈔卷上

吳

今余與諸君當

國家承平二百年行燕晉秦隴四千里地博民殷邊關清肅屬疆吏窳惰

朝廷下尺一之符馳一介之使指揮整飭由反手焉而使事簡徑驛館賓僚治官文書畢卽得以按圖訪俗篝鐙著書此固董君之勤練有意得爲其所欲爲而又以見我

國家紀綱法度控馭施設可久可大如此亦人存政舉願力行何如耳董君勉之哉陶文毅學問經濟當時名臣卽如鹽政海運諸事與它所經畫今日之踵行皆當時擗舉彼作日記一書於御史典試之時已有毅然自命之志士

果畱意振興當世之務國計民生必終有受其利益者若  
區區鄭剛中都穆諸人之所爲書則固烏足爲董君道也  
上邴相國書

粵賊猖狂積有時月頃聞上塵

宸慮

特命賽相國總統師千前往湖南防堵凡有血氣志切同  
仇况宗植籍隸湖南壤地連接私憂公憤寤寐縈懷竊念  
辦賊要在得人而行軍尤資熟手見在著名幹濟之員如  
姚瑩嚴正基等業經指調廣西差委而相國莫府指臂之  
助尤賴多才除隨帶司員相國已經妙簡此外更宜博訪

慎齋文鈔卷上

七

才猷出眾且曾從軍楚粵之人伏見前浙江秀水令江忠  
源其人忠義樸幹非虛浮便給之士道光二十七年廣西  
賊匪竄入新甯該員以本籍拔貢舉人管帶鄉勇生擒首  
逆有功奏蒙

賞戴藍翎以知縣選用補浙江秀水縣知縣見在丁憂回  
籍各大吏保奏從軍人員亦未之及該員於楚粵兵事最  
爲熟悉相國差遣委用必得此人或卽令其在於楚粵之  
交辦理團練事宜亦能得力可否

上達伏乞鈞裁

書葛壯節公雲飛家書手蹟後

烏虜此道光二十一年葛壯節公與其妹婿朱君家書也  
書不盡三紙而當時局勢屢變忽剿忽撫至云不避艱危  
務盡我心公之死於是必矣謹案公以

特命起復總兵官駐鎮海書作於收復定海之初而所言  
如是竹山門之役苦戰六晝夜援絕力盡賊斫其面半血

淋漓猶手殺夷賊數人而後死烏虜此其死生之際何如  
哉方公之困也畏死之提帥擁兵乍浦坐視公與鄭王二

公之死不之拯迨三鎮殲督師死

謂裕謙公

海疆大駭而賊勢

益張矣雖彼失律之人不旋踵身首橫分狼藉都市而當  
時文武大吏闇弱偷便以饋國事而成公等之名此公等

之幸

慎齋文鈔卷上

四

國家之不幸抑尤公冥冥中所憤恨未已者反覆此書益  
知公之所以爲公非夫賈賈焉倉卒取辦一死以塞責者  
也而自映夷擾邊獨公等武夫落落三數公受

朝廷褒卹光爭日月榮施無窮天下後世觀此書以想公  
之所以自命者其動人以感激愧厲之思豈有極哉豈有  
極哉道光三十年庚子夏日會稽宗君滌甫出此書見示  
并屬爲跋尾謹識數語其後而歸之云

說經一首贈孔敘仲舍人

憲彝

經之昭垂於天下萬世尙已由漢已來二千餘年說經之

家師友淵原不必同而其本經訓以治其心身家國天下者則一漢儒之說經也專其效爲東京之節行宋儒之說經也精其效爲南宋之道學有明因之三百年中雖閻君穉政小人道長而士習醱正清議綱維明祚久而後亡孰爲之經學爲之嗟乎可不謂盛與顧明代諸儒得於程朱之說經者多能爲馬鄭孔賈之說經者少末流空疏狂禪肆恣學者患之至

國初而有崑山顧氏衡陽王氏太原閻氏與夫竹垞東樵西河江戴之倫下逮慶光之間大氏亡慮數十百家雖致力各殊瑕瑜互蔽而高者通古今次者亦有得於名物象

慎齋文鈔卷上

完

數訓詁形聲之所以然漢學之盛前代未有風會所趨今日士大夫類無有不談漢學者矣夫經者何爲者也聖人所以教天下萬世之人治其心身家國天下者也泥於古不通於今者固也求其細遺乎其大者惑也以矧獲穿鑿爲能以搜摘前人之鱗陋爲功其得也心身不待此而理家國不待此而治殆與世俗之所爲時文試帖小楷書均之爲無用其失也則操戈於儒先菲薄乎程朱如西河東原比者又樸學之士之所諱也曲阜孔君敘仲好經學自以聖人之裔有取乎桴亭陸氏之說名其邸寓之堂曰致經而徵余文焉以道之余意經之所在其列於學宮與頒

藏闕里者陸氏之所云則既致之矣至於百家說經之書則不在世之我致視乎我之致於心以自致而說經之鑿者瑣者駁不醇者又可致可無致焉孔君知之乎致經非難也通經難通經非難也通經而有得於心身家國之故者之難天下之大人才之多必有能合漢儒宋儒之說經而從事者故不與君言致經而具說經者源流得失之大於此以爲贈抑以自勉焉而毋若戴東原段若膺氏之晚而悔焉斯可耳

與勞辛階方伯書

辛階仁兄年大人閣下都中恩恩奉詣以公程嚴急晤言莫從重荷榮施情貺兼極感甚感甚天地開霽

恒齋文鈔卷上

辛

聖人當陽朝野中外歡聲若雷惜侯官徂謝不究其用然大名盛業遂爲慶光以來一人亦不負此公矣粵西軍興積有時日竄惰以久拒飭不易幸得沈毅詳練之方伯如老兄者旬宣運籌於其間而又

特起石翁經略之而靜修周公任巡撫之事煌煌人望萃於一方師克在和兵機維速旦夕游氛埽盪紓

宵旰而福閭閻曷勝跂慶見在賊股分散而我兵宜合賊徒剽掠而我野宜清招撫以解其勢疑間以攜其黨併邨團練各保各境以困其力使烏合雖多而無可掠脅裹雖

眾而自相恐山谿雖險而不可踞於是厚集兵力四面環  
攻迎首擊尾相機兜殺釜底游魂計日縛獻書生之言不  
審有當否也茲因李令載文揀選來粵之便泐函奉請勳  
安並近稿二通呈教企望凱音以紓遠念臨書馳系月日  
某再拜

再者通州李令載文甲辰孝廉以挑選知縣揀發來粵此  
君一門兄弟俱樸實自愛弟見在京卽主其兄煥文舍人  
家穩知此君年盛有意且謹飭能開敏茲筮仕伊始伏乞  
於謁見之餘留意覽察其人其志必可以造就而備驅策  
也石翁處弟亦有書及之然恐其行營無定便中特乞留

神不宣

慎齋文鈔卷上

五

送太守承子九同年齡之官安順序

守令皆親民之官也而守之秩尊凡令之所爲守皆受成  
焉而督察之不侵令職也貴州行省知府十又二其間既  
各察所屬令長之所爲而又自有所理地方刑名錢穀事  
若州之直隸布政使司者然蓋黔古荒服地自元明以來  
羈縻割併因地設官相沿如是是故貴州屬郡繁劇者尤  
不易治安順府東北距行省六百里而近崇岡疊嶂夷漢  
襟喉爲守者又以守而親令事故事

特簡郎官御史高第者守之不部除蓋重其選也咸豐改

元安順知府缺大吏請於

朝

天子命祠部郎中承君爲安順府知府君才高而志勤敦實而敏練先是君之尊人中憲公爲滁州守有德政滁人愛戴之比古循吏凡劄繁理劇察吏安民之事自君少壯時旣飽聞而默識之矣及君成進士迴翔郎省數歷中外十餘年講求於民生疾苦政治得失之故日久而深雖久歷繁劇者不能過

命旣下曹司以爲惜而黔之官京師者以爲慶其惜焉者惜部中失一賢員其慶焉者幸黔中得一賢守而益欽服夫

慎齋文鈔卷上

五

上之知人而能安民也承平日久吏治窳墮頻年廣西羣盜蠡起大兵捕勦尙未歲事

宵旰南顧之憂未釋也黔滇楚粵之疆亟欲得賢守落落十數輩填撫其間鉏斲字毗拏墜起瘠民生國計其庶有豸乎君行矣以有爲之才值需才之際榮業所基方敏且廣於以建牙擁節又安疆圉以稱

上之所以簡君之意焉豈惟安順之幸將黔中幸甚抑天下幸甚

右君瀕行前數日夜燭過余劇譚天下事權甚且索余

書橫副因敘次所與君上下論議作爲此文以道之時  
咸豐二年壬子三月也

通州李雲溪壽序

倫有五而莫大者曰忠曰孝曰友恭忠以事君美名也孝  
以事親順德也夫人共言之而友與恭之德人莫言之何  
哉兄弟之間分不若君臣恩不若父子以年則肩隨焉以  
分則等夷焉其間利名之相猶賢不肖之相乖嫡厭之相  
忌妻子貨財之相私如此者十恆五六焉甚者十或八九  
焉蓋兄弟之故荐紳先生難言之然以余所見聞於當世  
士大夫之家其兄弟之多而友弟焉者其人必厚以端其

慎齋文鈔卷上

五

家必治以昌其不然者反是咸豐二年余官京師主通州  
舍人李君煥文之日久矣舍人兄弟凡七人其伯兄爲雲  
溪君雲溪君者性行純篤君子也自其少壯時事其尊人  
松巖封翁暨母吳恭人以孝聞及封翁沒君棄制舉業綜  
家政自先人之窀穸以及內外一粟一絲之事胥躬焉不  
以委諸弟諸弟擇明師訓教之使得壹意於問學於是者  
蓋有年既舍人以孝廉爲內閣中書舍人之弟載文又以  
道光癸卯舉人官廣西知縣皆有聲其諸兄弟或爲博士  
弟子員或入貲授文武階皆成名大氏十餘年中凡爲諸  
弟授室三人遣嫁孤姊媾姪又六七人有子四孫一次子

慶恩茂才尤英異有志尚而君年方五十家居距舍人京寓五十里而近舍人無旬日不省君君無旬日不過舍人每相過兄若弟無常衣也子若姝無常母也或君起居偶不適舍人則頻顛不樂體適乃已或舍人得佳味與可喜之物爲君所嗜者必遣急步致之君雖僮媪販豎亦熟知之蓋又以舍人之事君益信君之於兄弟有不可及者焉四月之吉爲君初度先期舍人求予文焉以壽君余意以君年齒之富天性之厚由此而六七十而八九十年或踰百年固有不替益隆者雖微舍人之請余固深習之而樂有述焉况舍人友愛之誠又余所心敬而有不容已於言

慎齋文鈔卷上

五

者乎記曰兄弟睦家之肥也詩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古人之言豈不諒哉爰本此意爲此文以明乎人理天道之必然而無疑者以爲君壽而又將以使世之爲兄弟者勸焉

祭弟婦文

維年月日功服夫兄宗植命男期服姪激潛渾謹以羊一豕一肴饌楮帛之儀致祭於

語封一品夫人伯夫人弟婦周夫人之靈苒而言曰烏虜吾家以詩書素業傳數十世至子季而大昌而子季之出處行藏得伸其志者是賴吾弟婦賢明內助之良初弟婦

之歸子季兮吾 父吾 母與長兄而皆見背嗣子薦遭  
死喪之威兮哭媚哭姊與元配四海之內惟季與子兮焚  
災乎憂家敝之未艾惟子季季之少而早服奇偉兮得弟  
婦勤儉恭懿唱隨以克諧蓋積四十年相夫子宜室家娣  
娣重之嫺黨譽之而早卜門祚之日盛而不可涯咸豐初  
元粵賊竄楚季襄戎幕指揮義旅桑梓既安王事靡盬從  
此驅馳罔有定處今

上卽位督師閩浙遂平江廣

錫命作伯旣挂弓乎東南兮又授鉞乎西北蓋離鄉國十  
餘年之久計方域且萬里而遙委任則益肩而益重居處

慎齋文鈔卷上

五

則愈崇而愈勞又况異己之齟齬兮與伎人之旁撓抱孤  
忠而自靖兮聽時命之所遭固違計乎室家之苦樂與妻  
帑之瘠饒惟弟婦以翟芻六珈之貴龍章九命之榮境足  
以享安樂分足以致豐亨而迺度不改常盛必持盈屋不  
加潤產不求贏子自壬子假旋避亂荒山遂絕意仕進與  
季高趣舍不同而憂患同之自季高出山  
以後中間子姪之學業婚娶之豐儉及近年義莊試館墓  
田祭產與親屬保節恤孤諸事每家庭咨商凡余所規畫  
弟婦未嘗不欣然惟孜孜尊德樂義兮維日不足而自奉  
約以輕宜乎服女君之教者有佐理之能秉慈母之訓者

敦門內之行蓋我

國家自

冲聖踐阼

兩宮訓政以來崇恭儉之化黜教逸之臣減織造之費息  
土木之勤斯侯伯命婦庀內政理陰教尤當得弟婦比者  
若而人是宜老壽繁祉康強燕喜與予季偕老林下兮同  
享崇高之奉於無窮已胡迺一朝嬰疾三日不眎割肱在  
廬禱岳在途慘辭塵以長逝兮曾歲甲之末周烏虜悲哉  
予季西征又三歲矣

國難家憂亦云太矣回眎壺內更誰賴矣孰耿介而運蹇  
兮孰夸毗而身泰咄天道之茫茫兮吾不知報施之安在  
釋曰人生百季孰云難老貴富匪崇令名爲寶天昌其聲

慎盦文鈔卷上

美

人懿其好彼詩人美后妃之德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兮惟  
弟婦庶幾乎允蹈旣蓋棺而論定兮固當世之所少它時  
國史之傳列女之編將榮彼翬狄之尊兮抑重斯女中之  
師表持此以諭萬里之征夫兮庶俾無憂傷乎懷抱烏虜  
悲哉尙饗

